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四十九回 愛中慕田狀元求婚 意外情許三姐認弟

話說子玉送了琴仙回來，這一急一痛，便出了神，舊病復發，足足病了一月始愈。後來顏夫人已知琴仙出了京，道翁養為義子，倒也替他歡喜。且說春航斷弦之後，田夫人又上了年紀，沒有媳婦，總是不慣，不得已命春航從權選擇清門。春航猶豫未決，意欲先覓個小星，又以北人生硬，總乏嬌柔，只得先於老婆子、家人媳婦裡頭，找個細緻的來服侍太夫人。那知道京裡這些老婆子，是一萬個裡頭揀不出一個好的來。一日僱了兩個來，都是京東婦人，四□來歲，一個麻臉似蜂窩一樣，髮髻上罩著個馬尾冠子，紮著褲腿，鬆鬆的似兩個布袋，倒插得一頭紙花，走起路來腰掀屁股，好不難看，且專門內外搬弄是非，四下裡調唆，不是說這個作賊，就是說那個偷漢，也不過是想掩他自己的醜處。每每人家骨肉不和，多因此輩所使。內有一個更覺奇怪，沙盆大的臉，水缸大的肚子，伺候了老太太一頓飯，便一樣事都不肯做。每一使喚他，他就裝聾做啞的腆著大肚子，擺開八字腳，穿著薄底鞋，抽著關東煙，去找那些火夫打雜的，大哥長，大爺短，嘻嘻哈哈，坐在廚房土炕上，擠在人堆裡，要他說笑個盡興。隔一天還要出外半日，去找那些趕車、確米、挑煤的孤身漢子解個悶兒。就見了春航，也要偷瞧一眼。春航如何看得慣這些東西，不到半月都攆掉了。又買了兩個丫頭，□二三歲，也是三等貨。

一日，趕車的周小三與蕙芳說起他的三姐，情願進來伺候老太太，又誇獎他三姐粗粗細細件件皆能，還會縫衣寫算，針線活計是不用說了。蕙芳也聞得三姐之名，收拾過潘三，想是個伶俐人，也想見見他，問他怎樣收拾的。便與春航說了，舉薦他進來，春航不好推辭，一口應允。這三姐因收拾潘三之後，心上也有些懼怕潘三要來報仇，故此小三在家，閒了兩三個月，才得進了這個門子。後又見春航點了狀元，老太太來了，也沒有個中意的人伺候，所以想把他三姐帶進，也便當些，省得一個少婦孤零零的住在外頭，沒有照應。這日三姐收拾進來，打扮得不村不俏，薄施香粉，淡掃蛾眉，鬢邊簪一朵榴花，穿了一件月布衫，加個夾背心，水綠綢子褲，翹然三寸弓鞋，細腰如杵。進見春航，叩了頭。春航一見，大為失驚，以為周小三的媳婦，自然是粗笨的，再不料如花枝一般，便和顏相待，命他去叩見老太太。田老夫人一見三姐，甚是歡喜，更兼三姐千伶百俐，無一樣伺候不到。不但田老夫人，連春航與蕙芳身上，也很用心。做出菜來，比京城裡的廚子高了□幾倍。老太太常給蕙芳東西，叫三姐送出來。三姐未見春航時，小三也沒有對他講過，當他不過尋常相貌。及見了那樣的風流瀟灑，如金如玉，那憐才愛貌之心，人人一樣，自然格外盡心。再見了蕙芳的人才，覺得自己比起來，竟差得多遠，心裡反覺自愧。偶然與他說句話，分外高興，所以待蕙芳慇懃之處，更是不同。見了幾回，也熟識了。

一日，春航不在家，蕙芳獨坐在書房裡。老太太知道蕙芳來了，便叫三姐送點心出來。三姐托了碟子，到書房門口，先咳嗽了一聲，然後進來，笑容滿面的叫了一聲：「蘇大爺！」蕙芳也帶著笑，回叫了一聲「三姐！」三姐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給你的。」說著，將碟子送到蕙芳手邊。蕙芳見他□指尖尖，套了銀甲，就接了放下，道：「請三姐叫我的名子，謝老太太的賞。」三姐答應了，把蕙芳打量一番，蕙芳便觸起潘三的事，想要問他，卻又不敢。三姐慧眼一觀，已瞧出蕙芳像要問他什麼，便呆呆的看著蕙芳，等他問來。蕙芳被他不轉眼的看著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心中想道：「我看他這個光景，就問了他，他也未必怪我。」便笑盈盈的走近一步，叫了一聲：「三姐！我有一句話要問你，又怕你要惱，不知好問不好問？」三姐微微笑道：

「什麼話好問不好問？」蕙芳又陪著笑道：「我知道三姐是個女中豪傑，把那潘三收拾得爽快，是真有的事麼？」三姐聽了，臉上一紅，低低的「啐」了一聲，帶著笑轉身便走，又道：

「我道你問什麼，誰又認得潘三？是那裡聽來的話？」走到簾子邊，那枝銀挖耳插得本長，抓著簾子，落下地來，回轉臉來，又是一笑，拾起插在頭上，急急的進去了。蕙芳雖然碰了個釘子，見他還沒有什麼惱，尚是笑了兩笑，也還放心，然終悔自己失言，這事原不該問他。蕙芳回去了以後，來了兩次，沒有見著三姐。一日，蕙芳又來，春航未回，在書房閒坐，聽得三姐腳步聲在他門前過，急出來望時，見三姐到二門口叫小三說話。說了話進來，蕙芳意欲招陪他幾句，見他底了頭，當不看見。及走過了書房門口，又回轉臉來，卻正與蕙芳四目相對，三姐低鬟一笑而去。蕙芳自此以後，也看出沒有惱他的意思了。

卻說春航要續弦，選擇清門之語，傳入蘇侯耳內，正合他意。便在武選司郎中楊方猷面前，略露了些口風，似要他去對春航說，托人來求的意思。楊方猷是春航的房師，心中甚喜，即來與春航講了，叫他請人去求親。春航倒有些躊躇，因蘇家是世祿之家，門庭烜赫，自己雖成了名，依然寒素，因此有些不願。且未知那位小姐怎樣，也要留心一訪。但係座師願與他聯姻，且是房師來講，怎好推辭？口內只得允了。又說稟過家慈，再來覆命。楊方猷去後，春航知道子雲與蘇侯最好，且慢稟高堂，先找子雲訪問。到了怡園門口，見有一輛綠圍車，八匹馬擠在一邊，知道有客，跟班問明了，是華公子在園。春航便先到清涼詩境找南湘去了。

卻說華公子為琴言之事，與子雲有了嫌隙，如何又到怡園來呢？這華公子是一時氣性，寫了那封惡札。過了兩日，使有些自悔了。誰知子雲只當沒有事的一般，又不來招陪他，心內殊覺無趣。後與屈道翁送行，道翁倒把子雲的好處說了一番。

又說起扶乩，琴言與他前世原是父女，並將那首詩通身念給他聽。華公子聽了，心中著實駭然。道翁又贊琴言多少好處，現在認為義子，帶他到任。華公子冰消雨霽，倒有幾分過意不去。

再將琴言細細一想，真沒有甚麼不好，倒冤了他，便也贊了幾句。道翁去後，次賢又來，才將這事澈底澄清的講了一番，華公子始悔自己孟浪，又念與子雲兩代世交，為這點事絕交，是給人要議論的。又因他是個盟兄，只得盡個弟道，下口氣先去招陪他。先是道翁、次賢已將華公子懊悔之意與子雲講過。子雲是大度包容的，既是他先來，豈尚有芥蒂之意？便與從前一樣相待，絕不題起那事。華公子忍不住，只得說誤信浮言，認了不是。子雲也安慰了好些話，留他在春風沉醉軒小飲了一會而散。次賢、南湘皆未坐在。南湘昨夜於子雲去後大發酒興，邀了次賢下船，兩人喝了一壇，把個次賢喝得大醉。南湘掉了水裡，家人救了出來，已是喝了幾口水。今日腹脹腰疼，起不來。次賢也是昏昏沉沉的睡了。春航到他們房裡談了一會，打聽華公子去了，才到子雲處來。

此時子雲在寶香堂，見了春航進來，連忙迎接，彼此談了些話。春航問他與蘇侯是師生，可知他家的細底。子雲道：「你問他做甚？」春航將楊方猷的話對子雲講了，子雲連忙稱賀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這個喜，比你中狀元還要大些。」春航笑道：「不過顯官罷了，知道成與不成，吾兄倒先賀起來。」子雲道：「顯官什麼要緊，又不要借他聲勢。但這個蘇侯是我的中舉座師，又是家兄會試房師，又是家嚴的盟弟，兩重年誼，一重世誼，是極好的好人。這還別管他。我為什麼說比中狀元還要喜呢？我那兩位世妹，真是絕世無雙，有名的蘇氏二喬。大世妹就是華星北的夫人，今年二□一歲了，名叫浣香。方才說的二世妹，叫浣蘭，一母所生的。若結了這個親，就要叫你喜歡得說不出來，那時你才信我這句話。」春航聽他說得這樣好，似信不信的，便道：「怎樣的好處，你如此稱贊？你且把他的大概說說，你見過這人嗎？」子雲道：「怎麼沒有見過？他姐妹兩個跟著師母，常到我家來看我們家母，且與我內人是盟姊妹，就見我也不迴避的。從大世妹出嫁後，他一人就不高興來，或是等他姊姊歸寧時，也還回來走走。說也奇怪，這句話我此時對你講，你必不信。如成了，你一見面，就明白他姊妹二人相貌，與蘇媚香真是一模一樣。大世妹還只有七分相像，二世妹竟有九分，比媚香還要嬌柔些，豔麗些。媚香到底是個男身，自然不及女子嬌媚。」話未說完，春航就樂起來，道：「這話果然麼？我有些不信。怎麼同了姓，又會同了相貌呢？」不覺大笑起來。子雲聽了，也是好笑，說道：「信不信由你，就算我說謊的。」春航深深作揖，說道：「小弟孟浪，仁兄幸勿見罪。但仁兄與蘇老師如此交情，弟此時如請冰人，定非如兄不可了。」子雲道：「我就不會做媒，這事不敢效勞。既是楊四爺來講了，就請楊四爺為媒，何必又要我去呢？」春航又作一揖，子雲佯作不見，並不還禮。春航笑道：「楊老師是他的屬員，見了拘謹得很，不便說話，要我另請人去說，吾兄素肯成人之美的。且他人去說，蘇老師也未必見信。言以人重，定非吾兄不可。」子雲停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適或是我賺你的，將來不要怨我麼？」春航又連連

作揖，子雲只得應了，春航告辭而去。

子雲過了兩日，回拜華公子，進城順路到了蘇府。正值蘇侯下衙門回來，請了進去。子雲請了安，又進去見了師母，說他夫人與師母請安，蘇夫人也問了好。蘇侯讓進內書房坐下，談了一會，子雲將春航春間斷弦，聞二妹賢淑之名，奉母命求親的話說了。蘇侯故作沉吟道：「看田修撰文才品貌，是極好的，而且也是個舊家，但不知品行如何，我最怕的是輕薄少年。年兄既是至交，必深知道。」子雲道：「這田修撰的品行，是人人盡知，也不須門生多講，老師可以問得出來。真是廉隅砥礪，孝友兼全的。」蘇侯哈哈大笑道：「足見年兄取友必端，自然不用說了。」子雲道：「老師春風化雨之中，豈生莠草。」

蘇侯大樂，留子雲小飲，問近日見華星北無有。子雲答以方才從那裡來。蘇侯又問：「園中想必收拾得更好了，我竟一二年沒有來逛園了。」子雲道：「比初成時又更好了些，花木比從前繁盛了，池子也開通了。」蘇侯道：「我這幾年也實在忙，竟沒有一日空閒，倒是你們師母心上想來逛逛，如今天氣又熱了。」子雲道：「門生回去，叫門生媳婦擇個日子，請師母與二妹逛園。」蘇侯道：「等天氣秋涼再看罷。」子雲又問春航之事，蘇侯道：「年兄為此而來，老夫怎好推卻，請致意田修撰就是了。」子雲深深打了一恭謝了。蘇侯又問他椿萱在任安好，想常有府報回來，又問令兄在淮揚也好？子雲道：「家嚴是前月打發家人進京來的，托賴安善，僚屬軍民以及外洋客商，盡皆靜謐，物阜年豐，頗稱安逸。家兄新署運司，前月有稟帖與老師請安的。」蘇侯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也才寫了回信，幾天就忘了。又帶了些東西來，我還沒有道謝。」子雲欠身說聲「不敢」。又道：「家兄今年又添了個舍姪。」蘇侯道：「一發恭喜。」又問道：「令泰山如今升到福建，比雲南自然好些？」子雲道：「前在雲南巡撫任上，事情還少。如今是浙、閩兩省，且兼著外洋，卻繁得多了。」蘇侯道：「你們泰山是與我同年，又且同館，這件事，想他與你們講過。我們留館那一日，他晚間做夢，儀從紛紜的到一處地方，一個牌樓上面寫著福地兩字。他預先知道要到福建去的。他的令郎今年幾歲了？」子雲道：「今年才八歲。」蘇侯道：「他比我長四歲，今年五□五歲，已有八歲的兒子。我五□一歲，卻一個也沒有。」

子雲道：「就五□外得子，也不算很遲。德門世胄，無須慮及此的。」蘇侯道：「我已不作此想了。尊大人今年是六□幾了？」子雲道：「家嚴六□三，家慈六□二。」蘇侯道：「尊翁是何等福分！那年在京時是五□九了，鬚髮光黑，那裡像花甲之人，正是龍馬精神，我們是比不上的。而且尊公的福氣那是世間全福，就是令泰山也比不上他。」子雲道：「總是天恩祖德，家父一路算平穩，沒有遇著風波。至於家岳也就遇著好些蹭蹬的事。」蘇侯道：「海樓先生過於耿直，我想做他的屬員是不容易的。」又問道：「今年有個點席常的叫史南湘，是大名道史同年的兒子。這人倒有些才名，只不見他出來。」子雲笑道：「史竹君是個清高疏放人，現寓在門生園裡，老師有教訓他的話？」蘇侯道：「也沒有什麼話。我就聽得有人說，他見那些前輩的禮數，不大合式。有人議論他狂，或是他才入翰林，不知這些禮數也未可知的。至於那前後輩的規矩也太嚴，就是我從前在館中，也有人議論的。已後教他留點神就是了。」

又道：「今年秋間有宏詞之試，這個科名已有五□年沒有考了。年兄廣交，於那些海內人才及世家子弟，有所見聞，有真才實學的麼？」子雲道：「老師垂問，門生不敢不對。海內人才甚廣，門生孤陋，也不能廣交。但在世家及各大員子弟，與四方鄉會試諸名宿，門生熟識往來卻也不少，但是人云亦云的多。就有一位老前輩，近來又赴任去了，叫屈本立。想現任官，在京也不能考的。」蘇侯道：「屈道生麼？他是孝廉方正，可惜了，屈在下位。不然倒好保他。還有那南京名宿金粟，也因限於成例不能保舉的，真真令人可惜。此外呢？」子雲道：「此外尚有幾個，都是英才未發的人。翰林院侍讀學士梅公之子名子玉，目下少年中有景星鳳凰之譽。」蘇侯點點頭。子雲又道：「已故翰林院編修顏莊之子名仲清，現任禮部尚書劉大人之子名文澤，內閣學士王大人之子名恂。此外，還有蘇州拔貢生高品，湖南優貢生蕭次賢。這幾位都是名下無虛，與田修撰、史庶常朝夕觀摩，是門生往來無間的。其餘不知其他，不敢濫舉。」蘇侯聽了，掀鬚大笑：「怎麼你舉的人，多半是我的年姪？你不要阿私所好，叫我聽了喜歡。」子雲笑道：「這個門生怎敢，至於老師的同年故舊，門生卻也不能盡知。」蘇侯笑道：「這是老夫戲言，年兄豈肯阿私所好，你方才說這幾位，就是那兩位明經，我不知道他家世。至於梅鐵庵、王質夫、劉定之，及已故的顏穆堂，還有你令泰山袁海樓，與史庶常的令尊史鑑湖，都是我們同年。現在還以還有些做部屬司官的，有幾位做州縣的。這也是人生不齊之數。我們這一科也就算好了，已經有好幾位坐了一品。」又講了些別的話。子雲坐久了，見時候不早，告辭出城。在車內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湘帆太便宜了，不如等他來求我，我再與他講。」便一徑自回宅子去了。

明日，春航果然來找子雲，子雲只推宅裡有事，叫春航在南湘、次賢處等了一日。明日又來，子雲又不見他。春航明知子雲故意作難，然心上又恐怕此事不諧，只得忍耐了性氣，第三日又來，才見了子雲。子雲笑道：「這幾日，吾弟有甚麼要緊事，連日來找我？」春航笑道：「已經三顧了。我知道前日失言，仁兄因此怪我。」子雲笑道：「豈有此理。我輩肝膽之交，就說錯句話，也斷無怪理。」卻說閒話，不提蘇侯的事來。春航性急，只得問道：「前日吾兄進城會見蘇老師麼？」子雲道：「談了半日，到趕城出來的。」春航見他神色不像，心中疑慮，只得問道：「所托之事怎樣？」子雲道：「有幾分可望。」春航聽了大疑，心中想道：「據楊老師說，是他願意，怎麼如今只有幾分可望，此話怎說？難道楊老師是意想情願的話麼？」便問子雲道：「據吾兄看，他的意思是怎樣，與敝房師之言對不對？」子雲道：「蘇老師卻是贊吾弟才學問，真不愧狀元，聯姻原可。就不曉得那裡聽了一句閒話，我卻替你分辨了許多話，他方才半疑半信再商量。」春航聽了，倒猜不著什麼意思，便問道：「他聽了什麼閒話？」子雲說：「我說又恐怕你要惱，我不說罷。」春航道：「我惱什麼，吾兄只管實說。」子雲笑道：「那句話問得我也好笑，他說：『我聽說現有個狀元夫人在家，也姓蘇，還是有恩於他，怎麼還要續弦呢？』」春航臊得滿臉通紅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吾兄怎麼講起這些頑話來。弟固不足惜，兄應為媚香留一地步。」子雲笑道：「這是他的話，關我甚事？」春航笑道：「吾兄也頑得我夠了，到底怎樣，如今倒不是他求我，是我求他了。」子雲道：

「你肯去求他嗎？若專心去求，跟緊了他，一個月兩個月後，自然他發起善心來，應許你了。」春航聽他句句機鋒，心上有些氣，面上有些羞，因是子雲，不好頂撞他，只得陪笑說道：

「並不是我要緊，是我家慈之命，以早成為妙。今日家慈又諄諄的命弟拜求仁兄，務以早成，將來命弟一總叩謝。」子雲大笑，看著春航道：「你真是個好漢子，跌得下，爬得起。既說是老伯母慈命，愚兄敢不竭力為弟一謀？或者竟可有成，也未可定。」春航大喜，連連謝了。

只見次賢、南湘進來，大家坐了。子雲即將蘇侯問南湘的話，與南湘說了。南湘聽了，不覺雙眉一揚，說道：「沒有什麼錯處，我也照著人一樣。況且那一天同著人去的，並不是我一人，怎麼就是我錯，又單是我狂呢？這就難了，這就難了。」

春航笑道：「禮數是不會錯的，或者你那神色之間，有些錯處也未可知。」南湘瞅著春航道：「我倒請教你，什麼叫神色之間有些錯呢？」大家也就不言語了。次賢問子雲道：「湘帆的事如何？」子雲道：「可成。」又將蘇侯問他訪些真才實學的人，就將對蘇侯所舉那幾個，一一講來。又對南湘道：「原來你們都是年誼。」南湘道：「原是年伯，但從前卻不大往來。」子雲道：「聞考宏詞定於八月初一日，如今只有兩月多了，怎麼高卓然還不見來？」春航道：「他連信也沒有一封，不知在家做什麼，真荒唐極了。」次賢道：「我想卓然必是羈留在什麼地方，大約下月總會到來。他在家裡是要本省督撫保薦的。」

四人談了一會，春航辭回，將子雲去說親的話，一一告稟，太夫人甚為歡喜。即又請子雲說定了，擇日先過帖子，俟定日後，再行納采。

後來定於七月初七日。春航將此事與蕙芳說明，蕙芳也替他歡喜。春航又述子雲之言，說這位蘇小姐像你竟到九分。蕙芳笑道：「這不是糟蹋人麼？一個千金小姐像了我，還說好，我們算什麼人呢？」春航道：「只怕未必如你。若果然像你，我就心滿意足了，當他菩薩供養，天天拜他。」蕙芳笑道：「你嘴裡常說，我就沒見你拜過誰。」春航道：「你要我拜麼，我就拜。」果然先對蕙芳作了一揖，蕙芳一笑，連忙走開道：

「不要折殺了我，留著拜你那位狀元夫人罷。」春航笑道：

「方才倒有一人講。」蕙芳道：「講什麼？」春航想了一想，道：

「沒有講什麼。」蕙芳道：「你說方才有人講，怎麼轉口又說沒有呢？」春航道：「講就講那狀元夫人的一句，原是姓蘇。」

蕙芳臉一紅，瞅了春航一眼。春航不敢再說，蕙芳也不問了。

春航道：「你也應該成個家才好，就是配得上你的人少。」蕙芳道：「這話倒也不錯，我也這麼想。我們對親，好人家是不肯的，那小戶人家的女兒，我又不要。況且我們這些人，被那些無恥的東西鬧得不像個樣子，誰肯信我們是清清白白的呢？」

我想與其娶小家之女，倒不如娶大家之婢，那禮貌性德倒是見慣的，也沒有那小模小樣。就是一件，只怕主人已先受用，這倒□有八九。」春航笑道：「這是必有之事。我想度香家的丫鬟就不少。」蕙芳道：「度香自然是有好的，他家的閨範也好，從沒有遇見丫鬟們到園裡來，況且隔著一條街，也不便來。只聞得華公子的丫鬟最多，而且都好。我們一回在他家唱戲，看見簾子內有一大群，有男裝的，有女裝的，粉白黛綠，也望不清楚。」春航道：「將來蘇侯贈嫁過來，我想必有幾個丫鬟，如果有好的在內，我送一個與你。」蕙芳笑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那時我只在這裡伺候一輩子，算田、蘇兩姓家奴了。」春航道：「言重！言重！我自有個道理，決不教你受一分委屈。而且也是頑話，知道有好的沒有好的？我想世間錯配的真有，咱們家裡的周小三，倒有這麼個好女人，豈不冤枉了他。」蕙芳道：「你愛他麼？」春航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不過說說罷了。」

蕙芳道：「這愛字也沒有什麼要緊，愛好之心，自然各人難免的。這三姐不但人生得好，而且還靈慧異常，倒是個貞節婦人呢。」春航笑道：「靈慧有之，貞節未確。」蕙芳笑道：「你沒聽見他收拾過潘三麼？」春航笑道：「也有所聞，那是潘三這般嘴臉，自然應收拾的。你方才說愛好之心，人人有之。設使你做了潘三，他就不忍收拾你了。」蕙芳道：「你何不試試他？他在你這裡，就想收拾你，也不敢的。」春航笑：「一發胡說了。」忽然跟班的來請，道：「房師楊老爺有要緊話商量，就請老爺過去。」春航即吩咐套車，換了衣服去了。

蕙芳此時閒著，一人在寓裡也悶，唯有到各相好處走走。

春航去了，蕙芳正走出來，忽聽得咕咕咯咯之聲，一回頭看是三姐。蕙芳笑面相迎，三姐也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好幾天不見你來。」蕙芳道：「我倒天天來的，就不見你出來。」三姐道：「老爺出門去了？」三姐把蕙芳腰間的表套子看了一眼，道：「這個我也會做，我還會做戳紗的荷包。」蕙芳笑道：「何不賞我一個？」三姐笑道：「我的東西不給人。」蕙芳道：「將針線給人，也不要緊。」三姐瞅了他一眼，問道：「你今年貴庚了？」蕙芳道：「□九歲了。」三姐道：「倒與我是同庚，只怕月分總比我小，你是幾月？」蕙芳道：「三月。」三姐道：「我比你長，我是正月。」蕙芳道：「你是我的姐姐，我以後就叫你為姐姐。」三姐笑道：「我不配。」蕙芳道：「我又冒失了，我原不配做你的兄弟。」三姐道：「我說我不配，你有什麼不配呢？你肯叫我姐姐，我就叫你兄弟。」便接口叫了一聲：「兄弟！」蕙芳也叫了一聲：「姐姐！」三姐又道：「我前日真怪你有點冒失，怎麼你問起潘三那事來？這事干我什麼事，那是你姐夫做的事情，與三兄弟報仇，我瞧還沒有瞧見潘三是什麼樣兒呢！這句話你若問了別人，只怕就不好。幸虧是我，我因為是你問我，我所以不肯惱你，若第二人我依他麼？」

兄弟，我明日送你對荷包，你只別告訴人說我給你的。你若說了，惹得這個又來要，那個又來討了。」蕙芳謝了。又立談了一會，各自散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